



31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Sławomir Mrożek

SŁOŃ

大象

[波兰] 斯沃瓦米尔·姆罗热克 著 茅银辉 易丽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Sławomir Mrożek

SŁON

大 象

[波兰]斯沃瓦米尔·姆罗热克 著 茅银辉 易丽君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750

SŁON

by Sławomir Mrożek

Copyright © 1991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象/(波)斯沃瓦米尔·姆罗热克著;茅银辉 易丽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短经典)

ISBN 978-7-02-012703-0

I. ①大… II. ①斯… ②茅…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波兰-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640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何家炜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
插 页 2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03-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目 录

001	格言和箴言
004	大象
008	来自黑暗
011	命名日
016	我想当一匹马
018	安静的同事
021	孩子们
026	诉讼
030	天鹅
032	小矮人
036	狮子
039	关于神奇得救的寓言
042	独白
045	长颈鹿
050	教区神甫和消防乐队
054	遗憾
059	士兵纪念碑
062	时代背景
066	在抽屉里

068	事实
071	有关齐格蒙希的表白
074	鼓手的遭遇
078	“一人”合作社
082	培尔·金特
089	养老院的来信
092	最后的骠骑兵
096	矮种马
099	诗歌
103	一个公民的道路
107	叔叔讲的故事
114	神甫
118	当代生活
121	偶发事件
125	在旅途中
129	艺术
131	恋爱中的护林员
134	波兰的春天
138	午休
148	第五军团的退伍老兵
152	怀疑论者
154	围城记事
165	希望
171	野营
175	青年时代的回忆
182	译后记

格言和箴言

关于黑人：

“那里——那里。”这是向黑人问路时，我们得到的结结巴巴的回答。

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的土著不说“你的是”（例如“你是白色”），而是说：“您是”（例如“您是白种人”）。

黑人歌唱家唱歌时最经常用的是嘎哑的嗓音，那是由于糟糕的住房条件导致喉咙嘶哑的缘故。

关于社会：

扯不清又丢不开的事——鄂毕河畔的会议。

跑腿的小厮，当他老了——跑腿的老头儿。

后共产主义的口号：“所有星球的人联合起来！”

关于植物群、动物群和整个大自然世界：

雪：粉状的水。

不是每个贝壳里都能听到海。

“晚来只有啃骨头！”午餐时来晚了的狗发出一声欢叫。

地球拥有气球的形状。是谁把地球弄成了这种形状。

关于艺术：

小矮人——美术家喜爱的技巧：雕刻蘑菇。

文学家中的诨名：“你这个草稿！”

老土农！刷牙！

关于人：

人心里老是想着这呀那呀，但最经常想的是这。

父亲——早先出生的人。

关于烹调：

难道按照纳喜莫夫的方法做的米馅肉饼不是更好吗？

关于卫生保健：

甚至在眼镜里都有跳蚤。

关于历史：

阿提拉^①——上帝之鞭。

^① 阿提拉（约406—453），古代欧亚大陆匈人最为人熟知的领袖和皇帝，曾征服几乎整个欧洲，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

关于超验：

自杀：如果有人不是把电话听筒而是将手枪放在自己的脑袋上。

上流社会人士，一旦死了，就是：地下社会人士。

已是幽灵的父亲谈到自己已是幽灵的儿子时带着赞扬的口吻说：“这小子是真正的黄金骷髅头。”

失恋：恋尸欲患者找了个对象却在昏睡之中。

“因此这永远是……”这是到地狱走过一遭的人发出的叹息。

大 象

动物园的领导是个野心家。对他来说，园中的动物不过是自己往上爬的晋身之阶而已。至于他管辖的单位所具有的教育年轻人的应有职能，他一点都不在意。动物园里的长颈鹿脖子很短，獾没有自己的窝，旱獭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极少叫唤。这些缺点不应该出现在动物园里，尤其是在这座经常有学校组织参观的动物园里。

这是一座省级动物园，但是缺少几种基本的动物，例如大象。但他们饲养了三千只野兔，以此暂时顶替。然而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动物园也要逐渐完善。终于轮到填补大象空缺的时候了。恰值七月二十二日^①，动物园接到通知，大象的配给批文最终解决了。动物园的那些全情投入此事的工作人员感到无比高兴。然而他们得知动物园的总经理给华沙方面写了一封请愿书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惊诧，这封请愿书拒绝了大象的配给，还阐述了用更加经济的手段获得大象的计划。

请愿书是这么写的：“我和全体工作人员都意识到，饲养大象

^① 7月22日为波兰自1944年至1989年间的国庆日。

会给波兰矿工和炼钢工人带来巨大负担。我们想降低自己的成本，建议用‘我们自己的大象’来替代批文配给的大象。我们可以用胶皮制作一头大象，仿照真大象的尺寸，内部充气，并用围栏将其围起来。这头‘大象’在细节处理和描绘上也力求逼真，即使从近处审视都无法辨别真伪。让我们记住，大象是一种笨重的动物，不会进行任何跳跃和奔跑的动作，也不会打滚儿。我们还要在围栏边立一个牌子，说明这是一头非常愚笨的大象。由此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制造一架新的喷气式飞机或者修复一批教堂古迹。请注意，这个创意以及本计划的编制都是我对我们共同事业和战斗的一点微薄献礼。此致敬礼！”下面还有签名。

这封请愿书显然到了一位素餐尸位的官员手上，这位官僚并不探究事情的本质，只是遵循节省成本的原则接受了这个计划。在得到肯定的批复后，动物园总经理就命人去制作巨大的橡皮皮囊，然后充上空气。

给大象充气的任务交到了两个看门人手上，他们从皮囊的两端分别往里充气。出于谨慎考虑，整个工作必须在当夜完成。城市的居民已经知道要来一头真的大象，都想先睹为快。此外，总经理也在催促施压，因为他期望获得一笔奖金，如果他的设想获得成功的话。

两位看门人把自己锁在工棚里，开始充气，这里是一个手工工作间。然而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他们发现，灰色的皮囊只是在地面上方凸起了并不明显的一点，形成了一个扁平的鼓包，根本看不出大象的样子。夜越来越深，喧嚣和嘈杂的人声也早已隐去，动物园里只飘荡着胡狼的嚎叫。两个筋疲力尽的人休息了片刻，还要提

防着好不容易充进的那些气跑掉。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并不习惯这样的体力活。

“要是这样，我们恐怕得天亮才能完成，”其中一人对同伴说，“到家之后，我该怎么跟老婆解释呢？要知道她肯定不相信我，如果说，我一夜都在给大象充气。”

“那当然，”另一个人赞同道，“给大象充气这种事说出来谁信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总经理是个左翼分子。”

又折腾了半个小时后，他们实在累坏了。大象的躯干又涨大了一些，但离充满的完整状态还差得很远。

“干得越来越辛苦了！”第一个人抱怨。

“是啊，累死了，我们歇会吧。”第二个人附和道。

当他们休息时，其中一人注意到墙上凸出来的煤气阀。他突发奇想，是否可以用煤气代替空气把大象充满呢？他把这想法告诉了同伴。

于是他们决定试试。把煤气阀接上大象，结果事情的发展正如他们希望的那样，不一会儿工作间里就站起了一头大象，庞大的躯干、粗壮的腿、巨大的耳朵和特有的长鼻子，栩栩如生，大小和真的一样。总经理被野心驱使，力图仿真，努力将大象模型做得无比巨大，哪还去考虑由此带来的种种困难。

“棒极了！”那个想到用煤气的看门人肯定地说，“我们可以回家了。”

清早，有人把大象搬到了特意为它准备的带有围栏的场地——就在动物园的中心位置，猴笼的旁边。大象被摆在天然岩石的背景下，看起来颇威严。前面还竖着一面牌子，上书“特别笨重——根

本不会跑”几个大字。

这天来参观的第一批观众中有一群由老师带领的当地小学生。老师想用实地观摩的方式来给学生们讲授关于大象的课程。全班学生在大象围栏前站好后，老师开始讲课：“大象是一种食草动物。它们在长鼻子的帮助下拽下嫩树枝，吃上面的叶子。”

围在大象周围的小学生们充满惊奇地看着大象，等待着，想看看大象如何折下树枝，然而大象站在围栏里纹丝不动。

“大象是由现在已经灭绝了的猛犸象直线进化而来。因此毫不奇怪，它们是目前陆地上生存的最大的动物。”

勤奋好学的学生们刷刷地做着笔记。

“只有鲸鱼比大象更重，但是它生活在海里。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森林之王是大象。”

一阵轻风吹过动物园。

“成年象的体重在四千到六千公斤左右。”

突然，大象抖动了起来，开始飘向空中。它在地面上方逡巡了一会儿，但在风的吹动下继续向上攀升，整个庞大的身躯呈现在蔚蓝色的天空背景下。又过了一会儿，它飞得越来越高了，向地面的观众们展示着四条张开的圆柱形粗腿、鼓鼓的肚子和长鼻子。然后它随风横向飞过围栏，高高地消失在树丛上方。吓傻了的猴子们仰天发呆。

后来，大象在附近的植物园里被找到，它跌落在仙人掌上，被扎爆了。

那些在动物园里的小学生，后来都中途辍学，成了无赖和流氓，整天喝伏特加、砸人家玻璃。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大象。

来自黑暗

在这个封闭的村子里，可怕的黑暗和迷信笼罩着我们。我只不过想出去解个手，却碰到成群的蝙蝠像十月的落叶一样乱飞，它们翅膀碰撞着玻璃，我心惊胆战，怕有一只会永久地钻入我的头发里。我无法出去，尽管我很急，因此我坐下来，开始给你们写报告。同志们，那么，粮食收购情况如何呢？从魔鬼（它还会行漂亮的脱帽礼）开始出现在磨坊之时起利率就下降了。魔鬼头上戴着红蓝相间的彩色帽子，帽子上面还有法文“和平塔”字样。农民躲避着磨坊，磨坊的领导和他妻子整日借酒浇愁，他们已经觉得情况不会有任何转机。这位领导最终把伏特加浇在老婆身上并点着了火，而他自己离开这里去了人民大学，报名学习马克思主义，因为如他所说，他已经受够了这种种荒谬，想做些抗争。

磨坊领导的妻子被烈火吞噬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吸血怪物。

我要告诉你们，在我们这里每夜都有什么东西在哀嚎，在如此哀嚎……搞得人心脏都揪得紧紧的。有的人说，这是贫农卡拉希的灵魂在向富农哀嚎，也有人说这是富农克日夫冬死后仍在控诉交粮义务。这是通常的阶级斗争。我住的草屋孤零零坐落在森林旁，漆黑的夜晚和漆黑的森林，我的思想也像乌鸦一般。有一次我的邻居

尤谢伽坐在森林边的一个树桩上读着《技术视野》，不料被什么东西从身后侵袭，三天时间都目光呆滞地走路，如同行尸走肉。

同志们，帮帮我们吧，我们孤独地处于国家的中心，四周是大片荒野和坟墓。

一位护林人跟我讲，当满月时，在林间小路和林中空地上会有无躯干的头颅滚来滚去，相互追逐，冰冷的额头相互碰撞、滚动，好像它们想要去往哪里，但当黎明来临之时，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只有松树在沙沙作响，不过声音不是很大，因为它们害怕。至高无上的上帝呀！现在我无论如何都不出门了，哪怕是为了解决最大的需求。

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你们告诉我们：这里是欧洲。可我们这里，锅里的牛奶放在那里等待发酵成酸奶时，会有不知从哪里爬出的驼背小侏儒往锅里撒尿。

有一次老格鲁肖娃大汗淋漓地醒来，看见小额贷款单在羽绒被上坐着，这是在选举前他们许给她用来建造小桥的，然而选举后贷款单没有获得最后的安慰就死掉了——它坐在那里，全身绿油油的，它急促地笑，直到窒息。老妇人尖叫，但没有一个人从家里出来。因为无人不知，是谁在尖叫，又因为什么而尖叫。

在那本应建造小桥的地方，因为没有桥而造成了一位艺术家的丧生。这位艺术家只有两岁，但他是个天才，如果他长大了，他一定会理解所有的一切并把它描绘出来。而现在，他只能在深夜飘荡并发出幽光。

事情很清楚了，在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我们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信仰巫术和迷信。不晚于昨天，人们在莫查什的

谷仓后面发现了一具骨骼。神甫说，这是政治的“骨骼”。人们相信溺亡者、幽灵、甚至女巫。我们这里也的确有这样一位老妇人，她挤牛奶，还把纠纷带到这里。但我们却想拉她入党，以此向反对进步的人们展示我们的胜利。

当蝙蝠们飞舞时“噼噼、噼噼”的声音传来，它们猛烈地拍打着翅膀，上帝呀，快躲起来！哎，可惜这里不是高楼大厦，一切可以在屋檐下解决，不需要走到森林旁。

但这一切都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的是，当我正写着东西，门自己打开了，一个猪鼻子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头猪以奇怪的眼神冲我望着，望着……我没有说过，我们这里具有另一种特色吗？

命名日

我破天荒第一次去律师夫妇家拜访。客厅幽暗，光线艰难地透过窗帘和稠密的天冬草渗透进来。家里的女主人身着带有异国情调的大蝴蝶图案的连衫裙，坐在一张蒙了白棉布椅套的安乐椅上。蜘蛛形烛台从黑暗中露出，倾斜在我的头顶上方，每当街上有沉重的车辆经过，装饰烛台的玻璃吊坠儿便发出轻微的响声。直到眼睛逐渐习惯了幽暗的光线，我这才注意到远处一个角落，在棕榈树下，有某种类似供幼儿使用的学步栏的东西，只不过它比学步栏要大得多。在木头栏杆后边有个男人坐在小凳子上埋头刺绣。

因为女主人并没有介绍他，而且对他根本不曾表示过丝毫的兴趣，我也就不方便去问长问短——于是我就装作没有看到他，虽然内心略感有些不自在。过了这种礼节性拜访预计的时间我便起身告辞。出门的时候我朝学步栏投去好奇的一瞥，但仅能看到底头刺绣的那人一个侧面。律师夫人把我送到前廊，热忱地邀请我出席她丈夫的命名日庆典，说那将在最近的周六举行。

作为一个外来人我不太明白小城镇的特殊习俗，我把在律师夫妇客厅里见到的东西也算作其中之一。我指望在下一次拜访中会得到清楚的解释。一到周六傍晚，我就穿戴整齐，到他们的别墅